

孙中山

孙中山（1866—1925），名文，字德明，号逸仙。广东香山人。早年赴美国读书，回国后学医、行医。1894年6月主张革新政治，走上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。同年创立兴中会。1905年8月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，被推为总理。1912年1月1日在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，被推为理事长。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1922年8月，决心改组国民党。1924年1月，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确立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，国共合作正式形成。1925年3月12日，因病在北京逝世。时年五十九岁。

入京宣言

文此次来京，曾有宣言，非争地位权利，乃为救国。十三年前，余负推倒满洲^①政府、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。惟满清虽倒，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，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；因而吾人救国之责，尤不容

^①满洲，及后文满清，为保持史料原貌，均保留。

缓。至于救国之道多端，当向诸君缕述；惟今以抱恙，不得不稍俟异日。

孙文

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(1924年12月31日)

遗 嘱

余致力国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。积四十年之经验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，必须唤起民众，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奋斗。

现在革命尚未成功。凡我同志，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、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，继续努力，以求贯彻。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尤须于最短期间，促其实现。是所至嘱！

孙文

(1925年3月11日)

廖仲恺

廖仲恺(1877—1925)，原名恩煦。广东惠阳人。1905年参加同盟会。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，积极协助孙中山确立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。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常务委员、政治委员会委员，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部长、农民部部长、黄埔军校党代表、广东省省长、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、军需总监等职。1925年8月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。时年四十八岁。

革命党应有的精神^①

各位同志：

刚才俄国驻广东代表鲍尔廷^②和高和洛夫^③将军所讲的，

① 此文是在黄埔军校的演说。

② 鲍尔廷，即鲍罗廷的另一译法。苏联为援助中国革命，派鲍罗廷为代表驻在广东，1923年10月25日，孙中山曾电正在莫斯科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，感谢“友邦政府及政党，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”。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，鲍罗廷返回苏联。

③ 高和洛夫：又译包和罗夫，是孙中山由苏联请来的黄埔军校的顾问。1924年8月初在石龙溺死。8月4日黄埔军校开会追悼包和罗夫将军，孙中山亲临主祭，并亲书挽词“遗恨何如”。

大概各位同志已经明白了。俄代表所讲的，是俄国人何以今日到这里来演讲，演讲到底有什么意义。他说中国和俄国毗连数千里，人民的交接也很多，关系是极其密切的。在前几年正当俄国革命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时间来看中国，现在俄国的革命已经告了段落，所以特地到中国来，看看中国有没有革命，谁是中国的革命者。

他说只有我们的孙总理是有热心、有魄力的革命领袖。中国的革命运动，已经有了两次：前一次就是义和团，因为当时的朝政日非，一般官僚情愿把国家的利益送与外国，竟致民生憔悴，外国人的势力越大，人民的生活就越苦。所以弄到后来，人民实在迫不得已了，拿刀也要杀外国人。无奈当时的官僚，误会他们以为是拳匪，不配为国家作事，不信任他们，所以就致失败。第二次就是辛亥革命，要想推倒满清，实现民治。结果下来，满清虽是推倒了，但民治仍然不能实现。所谓民国，除招牌而外，内容全无，这是辛亥革命的失败。

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班同志，只顾自己，不顾国家，与私人没有利益的，便不去做。所以满清推翻之后，争权的争权，夺利的夺利，一直弄到丧失革命的原意。所以革命的效果，全然没有。只有我们的孙总理还是要继续的革命。他又有几个同志帮助他，和他一同革命。中国经过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以后，本来像到了茫茫的大海一样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幸喜还剩下几个人。我曾问过孙总理：“你对于中国的革命，已经有了准备么？”他说，已有了准备了。所以孙总理还要贯彻他的革命主张。他因为要再造革命基础，所以一面把国民党改组，一面又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。

从前中国之所以失败，是由于大家拿刀枪杀自己，不是去杀反革命派，所以革命才没有成功，才有今日再起革命之必

要。望各同志从此以后，便把以前所有的恶习彻底改良，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，不要学从前那样的自私自利，以至害国殃民。如果不如此，诸位就是进了陆军军官学校，也是无益，也是无益于国家。望诸位总要跟着本党总理，一心准备革命才好。

俄代表讲俄国的革命军，并没有薪金可言，两天才有一磅面包吃，衣也没有穿，他们只顾热心革命。我们要做革命党的人，目前的私心是不能不放弃的。不能放弃，便不配在革命军里生活。望大家切不要怀此私心！否则连从前那种革命军都不如，何况真正的革命军。

大家要晓得为什么进这个学校。并不是为做官、为拿指挥刀才来进这个学校。如果为国家出力，或者做官也是有的。不然，若专为做官而来当本校的学生，便大违本校设开之旨了。如果诸位专为做官而来当本校的学生，就使毕业出去，当了一个总司令、军长，难道就算革命成功么？穿了一件军装，拿了一把指挥刀，就算革命成功么？要是革命不成功的时候，我以为就是有穿有吃也是糟。我们原来是为救国才来革命，如果革了命也是糟，又何必革命。

且慢说我们这个军官学校毕业了业，什么事务，只要与党有利的都要去做。就是在外国的军官学校毕业回来，也可以去当兵。比方要去改变敌方的军心，或侦探敌方的军情，就是投入敌方做兵士，也要去的。并且要与兵士为伍，才能够变敌军的军心，宣传自己的主义。如果我们的革命军要打胜仗，非有这些人来，牺牲个人的幸福与安乐不可的。外国人要预备同敌国打仗之前，不但是派军官到敌军里面去做侦探，就是他们做将领与主帅的，往往亦要扮作乞丐或苦力，蓬头赤足，到敌军里面去做侦探。他们俄国革命有如此良果，亦往往用这种法子，

进到敌军里面去，捣乱他的军心。所以俄国革命成功，能有如此之快。如果说我们军官学校出来，只做军官，不做小卒，试问遇着这种工作，又叫谁去做？再比方在打仗的时候，硬要把一队人去塞炮眼，才能取得他方面较多的胜利。如果大家只顾住私利，试问塞炮眼这一队人，又到哪里去找？

中国的军队，全被袁世凯他们弄坏了。袁世凯惯用钱来收买军队，于是就养成军队为钱打仗的习惯。没有钱便不去打仗。久而久之，这桩要钱的风气，便传遍了全国的军人。诸位或是学生，或是官长，都是从校外才进来的，在社会里面生活了许久，自然也不免染了这桩要钱的社会恶习。传染病固然是会传染人的。要晓得社会的恶习，也是和传染病一样，也能传染人的。不过我们要晓得自家珍重，才能免受传染。比方传染病流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讲究卫生，方免传染。现在军队只晓得要钱的恶习流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独具灼见，以免中毒。确信主义，就是我们顶好的避毒方法，望各同志努力实行！

（1924年6月24日）

留诀内子二首

—

后事凭君独任劳，
莫教辜负女中豪；
我身虽去灵明在，
胜似屠门握杀刀。

生无足羨死奚悲，
宇宙循环活杀机；
四十五年尘劫苦，
好从解脱悟前非。

（ 1922 年 6 月 ）

王尽美

王尽美（1898—1925），原名瑞俊，字灼斋。山东莒县北杏村人。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。1920年11月参与组织励新学会并创办《励新》半月刊。1921年，在济南市发起并组织山东共产主义小组。同年7月，与邓恩铭代表山东共产主义小组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会后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，任支部书记。1922年1月，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。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会后，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处的负责人。不久，到山海关一带领导工人运动。1923年调回山东负责党的全面工作。1925年8月病逝。时年二十七岁。

长 江 歌^①

看看看，
滔天大祸，
飞来到身边——

五四运动中，山东学生除游行示威外，还推派代表到北京向北洋军阀政府的“大总统”徐世昌请愿，要求取消“二十一条”，保护山东的一切权利。这首歌就是王尽美为济南学生暑假讲演团谱写的歌词。

日本强盗似狼贪，
硬立民政官！
此耻不能甘，
山东又要似朝鲜！
嗟我祖国，
攘我主权，
破我好河山。

听听，
山东父老，
同胞忿怒声，
送我代表赴北京，
质问大总统！
反对卖国念一条，
保护我山东，
堂堂中华，
炎黄裔胄，
主权最神圣。

（ 1919 年 7 月 ）

念一条：即“二十一条”。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，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。

邵飘萍

邵飘萍（1884—1926），原名邵镜清，又名邵振青，笔名阿平。浙江东阳人。早年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学习时，即被聘为上海《申报》特约通讯员。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与人合办《汉民日报》，因讥讽袁世凯专制，曾先后三次被捕并逃亡日本。1916年在上海任《申报》《时报》及《时事新报》主笔。1918年10月，在北京创办《京报》，自任社长。1920年春，应日本《朝日新闻》邀请，赴任该报特约记者。同年秋冬回国，重新办起《京报》，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，撰写了许多评论，声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。1926年4月，遭到奉系军阀逮捕，4月26日以“宣传赤化”之罪名被枪杀。时年四十二岁。

我国之社会问题^①

二十世纪之所谓社会主义，乃十八世纪以来社会组织之产物也。今后之社会组织，又将为今后社会主义之产物也。时势造学说，学说造时势，二者互为来者。简言之，则人类之历史

节选自《教育与社会及政治》一文。

云者，一种反动与进化作用之经遇而已。

今且勿远溯于上古。自十八世纪以来，因产业之革命与纺织机器蒸汽机关等之种种发明，新造商工阶级乃利用之而兴大模范之产业，将中古时代一切手工业、家庭产业悉屠灭之，而置诸己所支配之下，于是资本主义确立，以成巩固不摇之经济组织。然因是贫富悬殊，日见其甚，劳动阶级苦不堪言，社会之病理状态益呈不安之象。于是学者欲起而救之，寻其病源所在，咸归罪于私有财产制度。欲打破之，而以社会主义之经济组织代资本主义之经济组织，混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阶级，使悉济于平均，是即近世所谓社会主义。今试合各派社会主义者之主张，求其共通之点，简单以揭社会主义之定义，先使读者对于社会主义有明了之概念。

社会主义云者，以增进社会全体之自由幸福为目的；人人之权利义务悉使平等；一切重要生产机关皆为共有；且公平分配生活及享乐之资料；俾社会中之一员不得对于他之一员所掠夺；以求人类全体精神与肉体之健康向上云云。

社会主义之定义，大体如上所述。而欲达此种主义之目的，则手段各有不同，于是有社会主义者之派别。或主张共产主义，或主张集体主义，或主张民主主义，或主张无政府主义（此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观察）。要各因各国社会状态之不同，其反动程度有异，其主张之程度，亦自因之而异。

如乎我国农工商之业皆未达于勃兴之机运，无极大之资本家，贫富之悬殊亦尚未甚。简而言之，则尚处于封建贵族制度之下。不许农工商业之自由发达；不许资本家之自由产生；不许一般人民有成为劳动阶级之资格。各种产业因受封建贵族精神之迫害（如国内之战争等），旋起旋仆，稍有资财者，不敢运用之以为产业之资本。因是社会中既无资本家，贫苦之民每

每欲求一极不人道之劳动地位而不可得。乞丐流亡，相属于道；中人之家，十无一二。此非资本家使之然也，因封建贵族之精神使资本家无由发生，而一般人民不能得一劳动之地位，使之然也。故我国今日之所谓社会问题，非如欧美各国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争斗之问题，乃类似于封建贵族之阶级，妨害一班稍有资财者及毫无资财者，使之不能发展不能生活之问题。欲求之于世界历史中与我相似之时代，其为产业尚未革命以前，中古之封建贵族制度时代也乎。

然则苟徒运送近世社会主义之形式于我国，必不足以使国人明于“本国社会问题”之概念。或一误其方向，徒使罢工总业之风继长增高以贻害于方始萌芽之产业（如因工厂虐待工人而罢工总业则不在此限，自不待言）。故吾人对于社会主义因国情特殊之关系，不采用其形式，而吸取其精神。既须奖励有资财者之兴业，同时为劳动者预设防卫改善之方针，其目的则在合有资财者与无资财者，共同以除封建贵族精神之为国家前途障碍焉。

（1920年4月）

李大钊

李大钊（1889—1927），字守常。直隶乐亭人。曾任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，并与陈独秀创办《每周评论》，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。1918年参加筹组少年中国学会。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，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。1923年中共三大以后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，确立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。1924年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。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领导筹建国民党北京市、天津市、直隶省党部。1927年4月6日，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，28日英勇就义。时年三十八岁。

《晨钟》之使命^①

——青春中华之创造

一日有一日之黎明，一棋有一棋之黎明；个人有个人之青春，国家有国家之青春。今者，白发之中华垂亡，青春之中华未孕，旧棋之黄昏已去，新棋之黎明将来。际兹方死方生、方

本文发表时署名守常。此文为其节录。

毁方成、方破坏方建设、方废落方开敷之会，吾侪振此“晨钟”，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，活泼泼地之青年，日日迎黎明之朝气，尽二十稔黎明中当尽之努力，人人奋青春之元气，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。由是一一叩发——声，——声觉——梦，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，自我之民族的自觉，——彻底，急起直追，勇往奋进，径造自由神前，索我理想之中华、青春之中华，幸勿姑息迁延，韶光坐误。人已汲新泉，尝新炊，而我犹卧榻横陈，荒娱于白发中华、残年风烛之中，沉酣于睡眠中华、黄粱酣梦之里也。

外人之诋吾者，辄曰：中华之国家，待亡之国家也；中华之民族，衰老之民族也。斯语一入吾有精神、有血气、有魂、有胆之青年耳中，鲜不勃然变色，思与四亿同胞发愤为雄，以雪斯言之奇辱者。顾吾以为宇宙大化之流行，盛衰起伏，循环无已，生者不能无死，毁者必有所成，健壮之前有衰颓，老大之后有青春，新生命之诞生，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。吾之国家若民族，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，往古来今，罕有其匹。由今论之，始云衰老，始云颓亡，斯何足讳，亦何足伤，更何足沮丧吾青年之精神，销沈吾青年之意气！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，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稔之世界者，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，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；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，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，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。《晨钟》所以效命于胎孕青春中华之青年之前者，不在惜恋黥黥就木之中华，而在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。是故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，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；《晨钟》自身无所谓使命也，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。青年不死，即中华不亡。《晨钟》之声，即青年之舌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，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，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，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，青年之克觉醒

与否，当于《晨钟》之壮快与否卜之矣。

过去之中华，老辈所有之中华，历史之中华，坟墓中之中华也。未来之中华，青年所有之中华，理想之中华，胎孕中之中华也。坟墓中之中华，尽可视为老辈之纪录，而拱手以让之老辈，俾携以俱去。胎孕中之中华，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沈滞颓废、衰朽枯窘之血液，侵及其新生命。盖一切之新创造，新机遇，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。老辈之于社会，自其长于年龄、富于经验之点，吾人固可与以相当之敬礼；即令以此自重，而轻蔑吾青年，嘲骂吾青年，诽谤吾青年，凌辱吾青年，吾人亦皆能忍受。独至并此独有之特权而侵之，则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，而无所于踌躇，无所于逊谢。须知吾青年之生，为自我而生，非为彼老辈而生；青春中华之创造，为青年而造，非为彼老辈而造也。

老辈之灵明，蔽翳于经验，而青年脑中无所谓经验也。老辈之精神，局囿于环境，而青年眼中无所谓环境也。老辈之文明，和解之文明也，与境遇和解，与时代和解，与经验和解。青年之文明，奋斗之文明也，与境遇奋斗，与时代奋斗，与经验奋斗。故青年者，人生之王，人生之春，人生之华也。青年之字典，无“困难”之字，青年之口头，无“障碍”之语；惟知跃进，惟知雄飞，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，奇僻之思想，锐敏之直觉，活泼之生命，以创造环境，征服历史。老辈对于青年之道义，亦当尊重其精神，其思想，其直觉，其生命，而不可抑塞其精神，其思想，其直觉，其生命。苟老辈有以柔顺服从之义规戒青年，以遏其迈往之气、豪放之才者，是无异于劝青年之自杀也。苟老辈有不知苏生，不知蜕化，而犹逆宇宙之进运，投青年于废墟之中者，吾青年有对于揭反抗之旗之权利也。

青 春^①

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，亦各有其生命焉。有青春之民族，斯有白首之民族。有青春之国家，斯有白首之国家。吾之民族若国家，果为青春之民族、青春之国家欤？抑为白首之民族、白首之国家欤？苟已成白首之民族、白首之国家焉。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，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，而克以著效。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！异族之观吾国者，辄曰：“支那者老大之邦也。支那之民族，濒灭之民族也。支那之国家，待亡之国家也。”洪荒而后，民族若国家之递兴递亡者，岷然其不可纪矣。粤稽西史，罗马、巴比伦之盛时，丰功伟烈，彪著寰宇，曾几何时，一代声华，都成尘土矣。祇今屈指，欧土名邦，若意大利、若法兰西、若西班牙、若葡萄牙、若和兰、若比利时、若丹马、若瑞典、若那威^②，乃至若英吉利，罔不有积尘之历史，以重累其国家若民族之生命。回溯往禩，是等国族，固皆尝有其青春之期，以其畅盛之生命，展其特殊之天才。而今已矣，声华渐落，躯壳空存，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矣。其较新者，惟德意志与匈牙利。此次战血洪涛中，又为其生命力之所注，勃然暴发，以挥展其天才矣。由历史考之，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，陈腐者必败；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，死灰沉滞者必败。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，白首者必败。此殆天演公例，莫或能逃者也。支那自黄帝以降，赫赫然树独立之帜于亚东大陆

此文为节选。

和兰，今译荷兰；丹马，今译丹麦；那威，今译挪威。为保持原貌，全书收文未采用今译法。

者，四千八百余年于兹矣。历世久远，纵观横览，罕有其伦。稽其民族青春之期，远在有周之世，典章文物，灿然大备。过此以往，渐向衰歇之运，然犹浸衰浸微，扬其余辉，以至于今日者，得不谓为其民族之光欤？夫人寿之永，不过百年。民族之命，垂五千载，斯亦寿之至也。印度为生释迦而兴，故自释迦生而印度死。犹太为生耶稣而立，故自耶稣生而犹太亡。支那为生孔子而建，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。陵夷至于今日，残骸枯骨，满目黯然，民族之精英，渐灭尽矣。而欲不亡，庸可得乎？吾青年之骤闻斯言者，未有不变色裂眦，怒其侮我之甚也。虽然，勿怒也。吾之国族，已阅长久之历史，而此长久之历史，积尘重压，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，又宁容讳？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，不在赅赅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，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。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，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。盖尝闻之，生命者，死与再生之连续也。今后人类之问题，民族之问题，非苟生残存之问题，乃复活更生、回春再造之问题也。与吾并称为老大帝国之土耳其，则青年之政治运动，屡试不一试焉。巴尔干诸邦，则各谋离土自立，而为民族之运动。兵连祸结，干戈频兴，卒以酿今兹世界之大变焉。遥望喜马拉雅山之巅，恍见印度革命之烽烟一缕，引而弥长，是亦欲回其民族之青春也。吾华自辛亥首义，癸丑之役继之，喘息未安，风尘瀕洞；又复倾动九服，是亦欲再造其神州也。而在是等国族，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，涤荡历史之积秽，新造民族之生命，挽回民族之青春者，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。建国伊始，肇锡嘉名，实维中华。中华之义，果何居乎？中者，宅中位正之谓也。吾辈青年之大任，不仅以于空间能致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，并当于时间而谛时中之旨也。旷观世界之历